

毕飞宇谈“我的小说生活”： 《平原》没得茅奖，痛苦了十分钟

今年是茅奖年，很快，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就要开评了。近日，著名作家毕飞宇做客人民文学出版社举办的第三场“茅奖作家面对面沙龙”。谈话中，毕飞宇分享了茅奖作品《推拿》创作时的心路历程。毕飞宇说，这部题材边缘、并不那么主旋律的小说最终获了奖，如果问他最大的体会是什么，“心灵鸡汤般的一句话就是，当你做事情的时候，内心干净是多么重要。”

此外，毕飞宇谈话录《小说生活》近日新版，这是他和评论家张莉的文学对话。他们从毕飞宇的童年开始谈起，从阅读到写作、从小说到电影，既是读者又是文字的试验者，在真实与虚构的疆域里，真诚、热情地探索小说之道。

现代快报+/ZAKER南京记者 陈曦



写《推拿》的时候，内心特别干净、安宁

2011年，毕飞宇凭借长篇小说《推拿》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在写《推拿》之前，毕飞宇写过一个长篇叫《平原》，写完之后觉得这本书写得非常好，没多长时间，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开评，所有朋友都跟他说，“老毕，你这个小说一定能得茅奖。”毕飞宇自己也觉得差不多，结果评出来以后没得。

毕飞宇说，那时候很年轻，自己对这个奖也看得比较重，当时得到这个消息以后，他一个人在沙发上坐了十几分钟，坐在那想怎么就没得奖，抽了几根烟，喝了几口茶才慢慢平复下去。

当他开始写《推拿》的时候，他告诉自己，兄弟你就是一个乡下孩子，你从乡村出来写了《玉米》《平原》，这两个作品你都写完了，这一段的生活表达得特别好，你就踏踏实实地做你喜欢做的事情。什么奖不奖的，你觉得你自己有可能得，最后也没得，没得以后你痛苦十分钟也就过去了，不就失落了一下吗？好好写。

所以，他写《推拿》的时候，自己的内心建设做得特别好，心理面特别干净，很安宁，“至于茅盾文学奖有没有可能在关注宏大题材、历史题材、史诗模式，换句话说，所有的有关茅奖的那套评奖的可能性我都没考虑。”

《推拿》的体量很小，就写了几个月时间，一个小小的推拿中心，有人说这是毕飞宇用短篇的方式写了一个长篇。这句话是讽刺他的，没几年之后这句话成了他非常骄傲的一句话，“我说我用一个短篇的方式把长篇那么复杂的人际、那么多的内容写干净了，而且一点都不乱，我想表达的东西表达得特别好，我觉得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创造。”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推拿》获得了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毕飞宇说，回过头来看这段经历，他觉得特别有意思。

“如果我在写《推拿》的时候，我一定要写一个符合茅盾文学奖的那种作品，我一定要得这个奖，

也许‘推拿’这个题材我就不敢碰，它也不是主旋律，它很边缘，它又没有历史感，它又没有宏大的天问，它无非就是写了那个被所有人忽略、几乎已经不存在的生活，用我的话说，在黑暗的建筑底下有一个巨大的黑暗，我和命运拔河，我把这个黑暗尽可能拉到阳光底下来，然后我得到了茅盾文学奖。回过头来如果问我最大的体会是什么，心灵鸡汤般的一句话就是，当你做事情的时候，内心干净是多么重要。”

小说家和批评家，过不到一起去的“两口子”

近日，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版了毕飞宇的谈话录《小说生活》。这本书原先的书名叫《牙齿是检验生活的第二标准》。初版几个月后，台湾出了繁体版，书名叫《小说生活》，毕飞宇觉得这个书名起得好，既本分，又开阔，因此这次再版的时候，便将繁体版的书名给挪了过来。

《小说生活》是小说家毕飞宇与批评家张莉的文学对谈。他们从毕飞宇的童年开始谈起，从阅读到写作、从小说到电影，既是读者又是文字的试验者，在真实与虚构的疆域里，真诚、热情地探索小说之道。

在序言中，毕飞宇交代了这部书的成因。201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打算出版毕飞宇文集，责任编辑赵薛对他说，《毕飞宇文集》是九卷，给你再加一本，做个整吧。她想附带着推出一本毕飞宇的谈话录。“那一年我才五十岁，一听到‘谈话录’三个字，我蓬勃的虚荣心就猖獗起来了，我哪里按得住，当即就答应了”。

在毕飞宇看来，谈论文学，作家和小说家通常是两套不同的体系。“我们老家乡下有一句话叫做敲锣卖糖各卖各行。批评家不做虚构性工作，所以每当谈起文学的时候都是从一套体系出发，时代、美学背景、文化风格、人性、善与恶、民族，大部分都是这些大的话题，从这个话题出发去映照小说。批评家真正用手指摸到小说的人不多，因为你不能要求人家

什么都弄。而我们这些写小说的人其实不懂文学，我们就知道写，我们感受到一些东西，觉得用这种方法把它表达出来，人们把它命名为小说，文学是什么我真不懂，我研究那个干吗？我不研究这个东西。通过一篇小说呈现怎样的历史、呈现怎样的时代，这不是他想的事情，是他这个小说呈现的过程当中，很可能跟它合上了，它只是跟它合上了，他不追求那个东西。所以批评家和作家，理论上是很好的聊天伙伴，其实是过不到一起去的‘两口子’，一个是川菜的，一个是淮扬菜，因为两个人相敬如宾，你吃吧，你吃吧，过日子也能过得下去，但生活在一块。”从谈话的结果来看，毕飞宇说，“张莉是可以跟我吃到一块去的批评家。”

张莉说，为了做谈话录，她从北京来到南京，在毕飞宇家楼下咖啡馆谈了整整两天，通过对谈，可以看到乡村少年毕飞宇成长为一个优秀小说家的生活经历。“跟毕飞宇做对谈是挺和谐的，但是压力也很大，那个压力首先是体力上的，我们要用两整天的时间从早到晚，毕老师是健身狂人，而且他一直不觉得累，我都是硬撑着。我们旁边有一个速记，我们说中间休息，速记说终于结束了。速记是一个男的老师，体力很好的，一整天下来也很累。”张莉说。

《小说生活》里面固然有毕飞宇回忆他的整个成长经历，但其中有很大一块是关于阅读，说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包法利夫人》、张爱玲、鲁迅、周作人等等，基本是想到哪说到哪。张莉说，对谈的时候，现场还有两个出版社的女孩，她们本来中午要回到上海，结果她们一直听到晚上，一直在听他俩聊天，那个现场还是非常嗨的。

在畅销15万册的《小说课》里，毕飞宇鞭辟入里地分析了中外短篇小说中的体格与筋骨，毕飞宇说，其实《小说课》和《小说生活》是有血缘关系的，《小说课》里涉及的书目，大部分都是《小说生活》里面谈到的，当然，受谈话形式所限，只能谈某些具体的点，不能把这个作品从头到尾那样聊。

摘录

成为小说家的第一步：阅读。

“没有阅读哪里有写作呢，写作是阅读的儿子。我在写作的时候时常遇到这样的场景：这个别人已经写过了，那就换一个说法。”

成为小说家的第二步：抒！

“我夜里没事干的时候，把海明威的东西拿过来，拿一张纸、一支笔，把他的小说整篇整篇地往下捋。那时候我很年轻，也是无聊嘛，我就干这个，玩得津津有味的。还是那句话，只要你喜欢，你总有办法。”

成为小说家的第三步：厚脸皮！

“我真的也不怕写出烂东西，万一写出个烂东西真的也无所谓，只要你真心喜欢，不喜欢就不写，拉倒。”

成为小说家的第四步：性格很重要！

“在我的人生道路上，我的体魄帮了我很大的忙，你要想做点事情，你必须付出，这个付出首先是体能上的，这是很公平的事情。现在想起来也真是，我在年轻的时候体能上的付出是巨大的，多亏了我的身体。”

成为小说家的第五步：找到自己！

“一个小说家真正内心上的拓宽，不是以拓宽的方式体现的，是以缩小的方式体现的，比如说我在年轻的时候，内心在不停地拓宽，不停地涉猎各个国家的小说，东欧、西欧、拉美、中国的古典，这样一个扩张的过程，从某种程度来讲，也是一个自我丧失的过程。”

论小说家的“持久力”！

“文学不只是实践，也有修养的问题，比方说，美学、语言学、史学、认识论，这些其实都是一个作家必备的，在这些问题上，如果有一个比较系统的训练，作家的持久力会好很多。”

语言是一个目标，但不是唯一的目标！

“‘小说就是写语言’这句话用于短篇也许不错，到了中篇就勉强了，写长篇绝对不能相信，要不然会把人弄死的。语言是一个目标，但不是唯一的。”

没有一个作家是一座孤岛！

“一个作家的成长不是孤立的，和他周边的文化环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真正的好朋友，是帮助你打开胸怀的那些人。当然，这里就有一个承受力的问题，没有承受力一切就都免谈了。”

——选自《小说生活——毕飞宇、张莉对话录》

新书推荐



2019年7月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英]伊恩·莫蒂默著
打破边界的历史
《欧洲一千年》

本书是英国埃克塞特大学文学博士、伦敦大学学院档案学硕士伊恩·莫蒂默对欧洲自11世纪至20世纪以来社会基本面貌、政治经济发展、科技教育等方面所做出的全面梳理。作者将写作重心放在了每个世纪与此前世纪相比较而言发生的变化之上，由此凸显了欧洲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主观能动性。

这是一趟关于探险、发明、革命与剧变的旅程，莫蒂默教授娓娓道来，哪十个人、五十件大事，改变人类的生活。计算机的出现比全民教育更重要吗？废除奴隶制比发明计算机更重要吗？还是发现美洲大陆最重要？是移动电话、冷冻食品、避孕方法，还是时钟、枪支、印刷书籍的出现，改变人类的生活呢？



2019年7月
九久读书人·人民文学出版社
[美]迈克尔·芬克尔著
林中的陌生人：最后一位隐士
一九八六年，二十岁的克里斯多夫·奈特离开了家，从此消失在森林里。他住在自己搭建的帐篷里，从不生火，以勇气、智慧和高超的生存技能熬过了一个又一个酷寒的冬天。近三十年后，他才因入室偷窃食物而被捕。奈特自嘲人们看到他，就好像是抓到了罕见的巨型鱿鱼。他并不认同别人为他贴上的“隐士”标签，他只是遵从自己的内心，选择了在深林中生活。最重要的是，他成功了。许多人梦想逃离现代生活，可是大多数人都不会真的去这样尝试。奈特被捕后引起了媒体巨大的关注，却没有人能够真正接近奈特，解开这些谜团。本书作者从写信开始，逐步取得了奈特的信任，最终呈现了本真的奈特。这是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有关孤独、生命本身的思考。

现代快报+/ZAKER南京记者 陈曦